

施愚山集



〔清〕施閏章 撰

何慶善 楊應芹 點校

黃山書社

〔清〕施閏章 撰 何慶善 楊應芹 點校

施愚山集 一

(皖)新登字05号

丛书常务编辑·诸伟奇
责任编辑·诸伟奇
装帧设计·蒋万景

安徽古籍丛书

施愚山集(一)

〔清〕施闰章撰 何庆善 杨应芹 点校

刘学锴 审订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编

黄山书社出版(合肥市金寨路23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5 字数: 359,000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80535-445-6/G·169 定价: (精)14.50元
(平)11.50元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

顧問

張愷帆

• 丁繼哲

王惠鵬

杜維佑

李廣濤

胡坦

胡雲龍

侯永

崔劍曉

主任

魏心一

陶若存

張立一

傅大章

鄭淮舟

鄭銳

潘鐸鐸

副主任

陳基余

陶有法

鹿世金

趙應鐸

賈文昭

黎洪

劉景龍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會

理事

崔劍曉

杜維佑

胡坦

潘鐸鐸

副理事

丁繼哲

汪慎琳

張其果

張金環

張振明

張繼忠

萬洪翹

鈕鏈

鄭英保

秘書

田照臨

李庭榮

李炳忠

吳存心

汪石滿

沈基政

馬素英

孫智林

陳昌茂

安徽省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學術顧問

王子野

吳小如

吳作人

吳組緇

周一良

周紹良

金克木

宛敏灝

胡道靜

主任委員

吳孟復

殷煥先

常任俠

張滌華

舒燕

蔣元卿

副主任委員

劉永年

金隆德

施培毅

祖保泉

賈文昭

沙宗復

徐凌雲

孫文光

梁垣祥

委員

朱一清

朱世力

汪福潤

劉學鎔

諸偉奇

傅玉璋

楊應芹

• 以下按姓氏筆畫排列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偉大祖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爲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叢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印，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爲關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印安徽古籍叢書。最其體例，約有數端：一、所收皆爲歷代皖人著作。地域，以現行省區爲准。時間，一般以成書於「五四」之前爲限。內容，以文、史、哲爲主。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或註釋，尤注意於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爲底本，校以他書，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註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兩漢著作及文字、訓詁之書，皆用繁體字，其餘則多用簡體字。版皆豎排，以期一律。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資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一九八九年七月

愚叟先生秋林讀易像



西湖僧明中摹



前言

施闰章（一六一八——一六八三），皖南宣城双溪人，字尚白，一字纪云，号愚山，晚年又号矩斋。顺治六年（一六四九）进士，历官顺治、康熙两朝，曾任刑部主事、山东学政、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晚年举鸿博，修明史，官终翰林院侍读。施闰章是清初著名诗人，文坛宗匠，撰有学馀堂文集二十八卷，学馀堂诗集五十卷，并有螭斋诗话、矩斋杂记等著作多种。施闰章的人品、官品和文品，在清初的政坛和文坛，都获得很高的声誉，其流风遗韵，给后世留下了较深的影响。

一 生平建树

施闰章出身于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祖辈数代都是布衣儒士。祖父施鸿猷，字允升，曾受业于名儒焦竑、陈九龙之门，精研宋明理学，注重道德修养，一生淡泊功名，致力于讲学传道，是明末有名的理学家。父亲施肇（字述明），叔父施誉（号砥园），也都自幼习儒，学问、人品都很好，讲孝悌，重情谊，乐善好施，闻名乡里，时有「一门邹鲁」、「慈孝柯则」之美誉（见家风述略跋）。闰章三岁丧母，九岁丧父，在饥寒中长大，正如他后来在诗中所回忆：「余少苦贫病，饥饱依藜羹。呻吟杂咕嗒，洒扫锄柴荆。」（舍弟阮两儿淳恪读书双溪）叔父砥园遵循其兄「蒙养唯正，家教

唯严」(家风述略)的遗命，对闰章推温让饱，爱逾所生，延请儒学名师教诲，学习上要求严，管教紧，稍有过失，必诃责之。闰章也事叔如父，唯命是从，叔父发怒时，他就长跪谢过，直到怒气平息后才敢起来。施闰章就是在这样艰苦环境的磨炼中和正统儒学、严格家教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这对于他一生的事业和文章都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一直念念不忘「承祖父理学遗绪」，时时警惕「龟勉念祖德，慎勿忝平生」。

施闰章青年时代，正值王朝更迭，社会空前大动乱。腐朽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被埋葬了；接着是清兵入关，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新王朝的统治者为了镇压反抗，刀兵横用，四海狼烟，广大人民深遭战乱之苦。施闰章的家乡，也遭到战火浩劫。「白刃何苍黄，驱我东南徙」(茗坞行)，他曾扶着双目失明的老祖母，逃入深山避难。沿途看到的是「俘掠空井闾，万物供烽燧」(避乱途中作)的一片惨景；他自己也尝够了「晨兴发荒野，薄暮临回溪」、「长跪乞主人，廊下聊栖止」(茗坞行)流离失所的苦难生活滋味。这一段生活，施闰章终生难忘，后来他为官、为文同情人民疾苦，与其亲身遭遇是有密切关系的。清王朝取得政权后，「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一)。顺治二年(一六四五)，恢复了因战乱停止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顺治三年(一六四六)施闰章举于乡，三年后又考中进士，从此他怀着「奋臂拯艰虞」的「丈夫万里志」(湖南行)，从政三十余年。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绳勉警飭，克尽厥职，不愧为世人所称赞的良吏。其突出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关心百姓，体恤民艰。施闰章深深了解人民疾苦，居官后，在其职权范围内，尽可能为百

姓办好事。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他任刑部主事，当时有不少奸官恶吏，以「捕贼」、「献俘」为名，「捕民为贼」，或「纵凶恶而殃善良」（与金长真），乘机邀功请赏，大发横财，因此造成大量冤案。施国章「以民命为重」，告诫下属：「殃百千人命以图迁秩，可乎？」「愿诸君切勿以民生为微幸！」遇有案件，他认真调查，「诚求以白之」，「亲手平反冤案多起，搭救了许多无辜受害的百姓。」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至康熙六年（一六六七），施国章任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时辖吉安、临江、袁州三府）。由于多年兵马蹂躏，致使郡邑残破，田园荒废，而朝廷对军粮、租赋勒索不已，百姓被迫逃亡或反抗，官兵则残酷镇压，庐舍为墟。施国章到任后，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他认为：「非上有休息之政，无以安瘠壤之民。」（袁州府志序）「夫民肢体也，财膏血也。疮痍之民，黄项槁肤，迫而索其膏血，立毙耳，不若舒其手足，导其筋力，而后膏血可得而贯输也。」（赠陈方伯序）他走遍湖西，安抚百姓，释放了聚众起事的首领，向上力争减轻赋税，劝民「力穡重农」，还把所见到人民疾苦的实况，写成湖西行、弹子岭、大坑叹、竹源坑等诗歌，用以告诫他的长吏和同僚，「读者感泣」，「于是一意休息，吏不能为暴」，「三」。他还在驻地临江兴建「景贤」、「白鹭洲」等书院，经常亲往讲学，传播礼义教化，用以启发民智。湖西陋俗常溺女婴，施国章严令禁止，并作溺女歌广为劝谕，还与各郡县守令筹集资金，以拯救贫家无力养婴者，所活女婴无数。这些措施，对于湖西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移风易俗，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作为一个小小的地方官，是不可能从总体上违抗朝廷的政策和命令，但却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为百姓减轻痛苦。

这与那些仗朝廷之命乘机作威作福、敲诈勒索的凶官暴吏是泾渭有别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湖西地区人民称施闰章为「施佛子」，他的驻地临江，有「清江环城下，民过者咸曰：『是江似使君。』」于是易名为「使君江」；他去任之时，「倾城送江上，又送至湖」〔四〕，可见其得民心之深。

（二）不媚权贵，刚正严明。施闰章鄙视那些凭逢迎攀附而加官进爵的俗吏，认为这是「官高一级，即人品减一等」〔五〕。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他出任山东学政，主持乡试。当时考试舞弊、「请托」之风甚炽。他在上傅相公书中说，学臣「执法则人怨，悖理则天怒。与其干怒于天也，毋宁受怨于人」。于是他不畏强御，一出一入斤斤如也，其时，文华殿大学士刘正宗派人来为其赴考落选的亲戚说情，施闰章当即拒绝。来人威逼：「祸福系此，何固为？」回答是：「徇一请，失一士。吾宁弃此官，不忍获罪于名教。」他的凛然正气，使当朝权贵也无可奈何。后来刘正宗「征诸试牒及所属者之文」，想寻隙报复，结果挑不出毛病，他不得不佩服，叹曰：「施君可谓不畏强御、不逾货财，君子也！」还对人说：「学臣不受请托，独施君耳。」此事当时传为美谈〔六〕。

（三）守身俭朴，居官清廉。「盗粟耻为太仓鼠」（人生叹），施闰章长期居官，始终不贪污，不妄取，洁身自爱。任京官时，住的是下等客舍，下雨屋漏，「儿童狼藉坐泥中，叠架匡床暂箕踞」（苦雨篇）。出门无车马，「蹇驴欲买无青钱」，只好徒步，「道逢列驷来喧阗，避坐侧足看青天」（徒步行）。逢年过节，「欲为亲旧欢，囊中无餘货」（馈岁）。对这种清苦生活，他安之若素，「自

矜容膝安，不数万间大」，「有时进厄酒，醉即枕书卧」（引同上），表现出安贫乐道的高士情怀。在分守湖西期间，他不忍心「拱手看饥溺」，常常「停车倾我簋，人给惭锱铢」（宁阳行），拿出自己的薄俸拯济饥民，以致官橐空空，两袖清风。卸任归里，物少船轻，压不住风浪，「民争卖石膏载之。已渡，乏食，乃鬻其舟而归」（七）。当了七年地方长官，结果「归来萧索妻孥愁，亲朋环顾只空手」（卖船行）。在当时「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贪污成风的官场，象施闰章这样的廉吏，的确罕见。

（四）关心士子，扶掖后进。施闰章声望日高，深受世人尤其是年青学子的爱戴。他待人谦恭，关怀后辈。著名学者梅文鼎和文学家洪昇、蒲松龄等人，当时都曾受过他的教诲和培养。梅文鼎回忆其「襁被追随」施公数寒暑，「风晨月夕，海益弘多」，「每寝时必周视褥被良久乃去，晨兴又来寝所询问夜来寒燠」，对学生关心倍至。梅氏还回忆说：「先生在明史馆中，史事填委。鼎有诗一小帙在其行笈，犹乘夜秉烛详为点定，而赐之序论，如面海焉。」（八）蒲松龄则回忆说：「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又说：「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他还赞美施闰章「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九）。

以上数点，可见施闰章官品、人品之一斑。施闰章曾赞良吏金太阿：「公于学为名儒，于友谊为善士，于官为良二千石。皎然其不滓者，玉韞渊淳，清标之独立；蔼乎其可亲者，霁日春风，

和气之洋溢。」（故宁国太守金公太阿像赞）我们借用这番话来写照施闰章，显然也是适切的。当然，作为一名封建官吏，其目的总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但是，对于他们，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区别，其中良吏和暴吏，清官和贪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截然不同。因此，贪官暴吏受到后人的谴责和唾弃，而象施闰章这样的清官良吏，尽管遭奸佞忌恨，为黑暗官场所难容（他任山东学政时曾遭小人诽谤，在湖西卓有政绩，却被裁缺罢官，一度赋闲），但当时人民是拥护的，后人是会永远景仰追慕的。

二 诗文创作

施闰章以官声为世所景仰，更以文学为世所推崇。他诗文兼长，著述弘富，一生留下文四百余篇，诗三千多首。

施闰章的散文体式多样，有赋、铭、志、论、传记、游记、序跋以及杂文、书信、诗话等等。其总的特点，前人概括为「醇雅」、「清雅」〔十〕，即指内容醇正，文字雅洁。文如其人，这是与作者人品密切相关的。

施闰章把写文章和道德修养、施行政教看成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他说，「文者，道之见于言者也。」（陈征君士业文集序）又说：「夫蓄之为德，发之为言，施之为政，一也。」（房枢部文集序）正因为他持儒家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创作观点，所以写文章「原本道义」〔十一〕，言之有物，注重

立意，不论写什么文章，都给人以某种思想启示和道德熏陶。例如他笔下所歌颂的人物很多，有以身殉国难的宰辅（如李忠肃传等），有敢于犯颜进谏的直臣（如前嘉议大夫刘公墓志铭等），有「不爱钱，不怕死」，力解民困的地方官（如方邻虎传，记歙县孙公活民事等），有贫居乐道，「耸肩苦吟」，奋志诗书的寒士（如杨老痴传，陈文学墓志铭等），有一生不辞辛苦，循循育人的塾师（如业师刘伯阳先生墓表等），有医德高尚，治病救人的良医（如外大父马公墓志铭等），有冒险修复塔顶，不取报酬、不留名字的民间巧匠（如书报恩寺浮屠事等）；此外，还有相夫从善、教子成才的贤妻良母以及不畏强梁、全身殉节的烈女节妇（如汪母苏太君贞节赞，施烈女传）等等。这些人物，虽然身分有别，地位悬殊，但他们的道德和情操，都有美好的一面，值得人们学习，所以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施闰章作文重视求实，「其誉人也，无过情之词」（十二）；尤其不肯对权贵作「热滥语」。有张某，假其名为某官代写德政录诗颂序，施公得知后，立即致信予以严词斥责：「我辈立身遣词亦自有体，何至作如此牙舌？」指出其「善佞」、「丧德」，劝告他评论应当「无私」，不能「贤否混淆」。（见致张某书）由此亦可窥见其光明磊落的人品和文品。

施闰章善于把记事和论事有机地结合起来，触事兴感，借题发论，使文章意旨加深，引导读者由此及彼获得更多的启示。如象山县知县顾君墓表，记述这位知县勤政为民的事迹，写到「在县三年，士以为师，民以为父，坐无以资赂遗，遂见斥不用」后，作者感慨不已，就事引申，发出下面议论：

夫吏道既杂，获上与字民常相背：上之所最，下之所怨；下之所颂，上之所憎，概如此。这段议论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封建官场的矛盾和黑暗，点出了良吏「见斥不用」的社会原因，使人不仅为顾知县抱不平，更对整个黑暗官场无比憎恶。

又如玉函山记，当写到玉函山因汉武帝登封而驰名的来历后，议论道：

自有山以及汉武，不知几万载矣，汉武去今又数千载矣，汉武即果至，亦万古之须臾耳，

而山以汉武名，是何无尽者待传有尽、不朽者借名速朽也？天下之山川赖以显者类如此。岂好名之病山川不免与？抑人自名之而山川不有与？

这段议论更是别出心裁。作者浮想联翩，穷追不舍，由现象到本质，揭露出崇尚浮名的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现象，人们本来习以为常，不以为奇，经作者一点醒，不由得恍然大悟，不能不感到那种借名人之「名」以提高声价的想法和做法，是一种「病」，一种庸俗趣味。前人谓读愚山诗文「足令人疏滹肺肠」〔十三〕，这里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施闰章的散文「尤长记、序」〔十四〕。他一生游览了许多名山胜水，写了许多游记、山水记。他认为「君子之乐山水，非徒以资游览」，而要「有得于山水之外」（青原山志序），即从自然山水中受到某种启示，即小见大，领悟出某种哲理。如化成岩小记，写宜春县北有一高耸的天然奇石，供人观赏，后有好事者在石边增建楼阁，反将石遮住，失去天然妙趣，经作者建议，撤去楼阁，奇石顿时恢复原貌，「岩势侧出如覆掌」，又如老人俯首举袖，揖客于烟雾间，妙景怡人，众皆称奇。

作者由此领悟到：

山水之有亭榭，犹人之有高冠长佩也，在补其不足，不得掩其有馀。向之人非不亟赏之也，爱护之已甚，而失之覼面者也。余非能有所加也，因势损益，相之物外而遇乎其天者也。

从一个小小的景观，领悟出艺术鉴赏的大道理，强调了「去饰存真」的重要，给人的教益远远超过对景物本身的欣赏。

施闰章的游记，简练精萃，善于抓住客观景物的主要特征下笔，突出要领，并善于把自然景物和人情风俗结合在一起写，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试看游九华记的一段描写：

此山外峻中夷。由青阳西南行，则峰攒岫复，瑰奇百出，而入其中则旷以隐；由山麓褰裳，则寒泉数十道，喷激沙石，碎玉哀弦，而入其中则奥以静。盖岩壑盘旋，白云蓊郁，道士之所属处者，是为化城。一峰屹然，四山云合，若群龙之攫明珠者，是为金地藏塔。循檐送目，虚白之气远接江海；而四方数千里来礼塔者踵接，角崩叫号动山谷，若疾痛之呼父母，蹈汤火之呼救援。道士争缘为市，几以山为垄断矣，宁复知有云壑乎？

不到二百字，将九华山的山容山貌、主要景观以及四方香客礼佛场面、僧人乘机营商谋利的情景，写得有声有色。此情此景，今日之九华山，不仍然依稀可见吗？

施闰章写过大量的书序。这类文章题材大体相近，有不少是出于亲友的求请，带有「酬世」的性质，很容易写成千篇一律。施闰章写序文，不敷衍应付，力避庸音俗套，大都披胸写臆，讲实话，

吐真情，因人立意，每篇内容有所侧重，因此题同而意新。例如同是为诗集作序，佳山堂诗集序侧重赞扬作者人品诗品，王丹麓松溪诗集序侧重回忆与作者的友情交往，遗山堂诗序侧重叹息作者怀才不遇，为贫寒诗人鸣不平，而诗原序、程山尊诗序，则借题发挥，着重陈述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在笔法上也不拘一格，或侃侃而议，或絮絮而叙，或如老友聚会，你问我答，随意闲谈；亦庄亦谐，极尽腾挪变化之妙。因此，这一类文章，大都文情并茂，耐人品赏。

施闰章的散文，师承唐宋八大家，形成了他自己的简朴醇雅的风格。魏禧愚山先生文集序曰：「先生文意朴气静，初读之若未尝有所惊动于人，细寻绎之，则意味深长，详复而不厌。」正恰如其分地概括出施闰章散文的艺术特色。

施闰章的诗歌创作，比起散文，无疑成就更高。在清初诗坛，他与山东宋琬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称。王士禛说：「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十五〕陈文述则认为：「国朝人诗，当以施愚山为第一。」〔十六〕其诗被称为「宣城体」，在诗坛独树一帜。

清初诗坛，受前代影响较深；有的打着「尊唐」、「尊宋」的旗号，在形式上寻声肖影，侧足学步；有的强调写主观性灵，吟风弄月，抒小我情怀。这两种主张都把诗歌创作引向脱离现实生活的形式主义歧路。施闰章对两者都反对。他认为学古「在得古人之法，神而明之，出于己意，不在乎肤立而毛附」（梁园诗集序）；「若执笔随古人，谓某似某篇，某似某什，是古人之役也，安用我为？」（王山长诗集序）他也讥笑那些「风云月露，铺张满纸」所谓抒写性灵的诗，不过是「一纸空

文」(螻蛄诗话)。施闰章极力主张诗歌创作应「本之有物，即事命篇，意主独造」(诗原序)，尤其要「悯时事」、「移人情」，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生(西江游草序)。基于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他深入生活，写下了大量反映时事的诗篇，描写清初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较深刻地揭露出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诗人敢于正视现实，又能对生活洞察入微，因此常常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摄取现实生活，中典型的镜头，即小见大，通过一幅幅活生生的画面，来揭露社会真相，反映重大主题。例如竹源坑写一个村庄战乱后的景象：

竹源数百家，今馀几家存？竹外有源泉，血流泉水浑……戕戕数寡妇，零落依空村。凶年嗟半菽，撮土招游魂。人亡税亩在，泪罢还吞声。

据有关史料记载，清兵入关后，所到之处，「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丘墟」，「市遍蓬蒿，白骨如麻」(十七)。竹源坑正是这种情景的真实写照。这个小小的村庄，是当时蒙受灾难的广大农村的缩影。「人亡税亩在」，统治者敲骨吸髓，其残暴尤令人发指。

上留田行写清兵滥杀无辜：

里中有啼儿，声声呼阿母。母死血濡衣，犹衔怀中乳。

诗中没有正面写清兵屠杀景况，只摄取了这场悲剧中一个最摧人心肝的镜头：母亲倒在血泊里，幼儿无知，还在呼唤着妈妈，吮吸着死去的妈妈的乳汁。「母死血濡衣，犹衔怀中乳」，短短十个字，